



《单氏竹谱》(部分) 水墨 2019年

走读文化遗产

寻找文化原乡 在墨香竹影里 日画一竹，绘三百八十四张竹谱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唐雪舟
通讯员 艾小铮

6月26日，德籍华裔艺术家单凡的最新个展“竹开生面——单凡的竹界与时间之维”在武汉合美术馆开幕。展览将持续至11月26日，免费向公众开放。

展览的主角单凡，1959年生于浙江安吉，早年曾跟随郑德涵以及浙江美术学院的丁正猷、潘韵学习传统山水和素描，打下了扎实的传统画功底。1984年，他到德国汉堡美术学院深造，进入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卡彼·布莱梅教授工作室，在西方艺术的腹地深耕，曾获德国政府“艺术与学术”勋章。然而，无论身份如何叠加，他始终是那个从安吉竹海走出的游子。

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了他近二十年来围绕“竹”这一核心符号的百余件作品，涵盖绘画、装置、影像。展名“竹开生面”脱胎于成语“别开生面”，既点明了竹作为创作灵魂的地位，又通过谐音双关暗含“逐开生面”之意，寓意着艺术家逐一开辟新的艺术面貌。

水墨与竹乡： 漂不白的文化底色

自1984年单凡远赴德国，他逐渐在西方艺术界立足，取得了一些荣誉和成就。但日复一日地创作，让他感到一种“重复”的压力，“艺术家必须不停地去画画，像流水线一样生产”。

据策展人鲁虹介绍：“从1984年到2006年，无论单凡多么刻意调用中国元素，其思维框架始终未能脱离西方窠臼。而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，是他开始自觉在传统文化框架中寻求当代性转换，并在此前提下融通西方当代艺术的若干手法。”

转折发生在2006年。那一年，单凡创作了一件录像装置作品《墨水人生漂不白》。影像画面中，单凡身着一袭白色丝绸长袍，肃然而立。浓黑的墨汁自头顶倾泻而下，瞬间染黑了他的全身。随后，再用清水长时间地冲刷，白色长袍渐渐露出本来的颜色，但深深浅浅的墨迹却永远留了下来，再也无法洗净。

这件作品是艺术家一次深刻的精神自白。单凡在采访中解释：“这是一个不可逆现象。就像你把白沙和黑沙混合在一起，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无法再彻底分开。人生也是这样，曾经的经历是洗不掉的。”这件作品似乎是他彼时内心困境的一种映照，“我当时觉得，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的创新以及颠覆性的思维，所以我想重新开始定位我的身份。”

什么才是单凡人生中不可漂白的印迹？答案不言自明。“我从小在安吉竹乡长大，同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，这里才是我的原乡。”在想通这一点后，他就像《墨水人生漂不白》作品中呈现的那样，洗去了心灵表面的颜色，露出了精神底层的竹影墨迹。

自此，单凡彻底转向以竹子为母题的创作。竹子，从此不再只是描绘的对象，而成为他身份确认与文化返乡的路标。这条路，他一走便是二十年。

日画一竹： 284幅不同构图的竹谱

有了精神归宿，如何画竹是单凡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课题。

从2006年开始，单凡耗时三年，完成了284张截然不同的竹子草稿，每一张构图都独一无二。随后他根据这284幅手稿，每日完成一幅，以“日课”的方式，按样式与编号将284幅全部画完，并给这些作品命名为《单氏竹谱》。

这并非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画谱，其内在骨架，借用了西方包豪斯建立在几何基础上的构图法。单凡巧妙地将其与中国传统墨竹的构图体系融会贯通，最后形成了一种自己特有的构图方法。

这284幅作品在表现材料和技法上依然坚守着水墨、宣纸与毛笔的纯粹中国味道，但在画面的空间结构和视觉张力上，却呈现出一种现代设计感极强的秩序与变化。

《单氏竹谱》表明，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化石，它完全可以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激发出全新的生命力。这是一种主动的、充满文化自信的融合——不避讳西方养分，但根脉与灵魂，始终深植于东方。

瞬时与缓慢： 从即兴挥毫到时间的禅修

单凡为自己以竹为题的创作之路归纳出“瞬时之作”与“缓慢之作”两条主要脉络。

如果说作为“瞬时之作”的《单氏竹谱》强调即兴的水墨韵味，记录的是一瞬间的情绪与笔势，那么“缓慢之作”，则是其精神上的“反题”。单凡将一幅幅“瞬时之作”的水墨效果，转置于油画布之上，用油彩和油画笔，逐笔描绘每一个飞白、每一处晕染，勾勒模仿出水墨的痕迹。而原本数分钟即可完成的写意绘画，则被延展为上百小时的漫长“修行”。

单凡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解释了二者的区别：“缓慢之作乍一看像是瞬时之作，但近看就会发现，所有的深浅不一的水墨痕迹，都是慢慢描画出来的，而不是水墨自然渗透、一气呵成的。”这是一种极其理性与精密的绘画，与即兴的“瞬时之作”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在绘制过程中，绘画本身带来的去除了功利心、近乎禅修的纯粹体验成为了作品的核心意义。

除了油画，单凡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材料，形式来进行竹子创作，如铅笔画、影像、装置艺术等。在作品《缓慢之作，85小时》中，他灵机一动，“想画中国艺术史上第一张抽象的竹子”。

单凡将自己画的墨竹竹叶放在显微镜下放大1000倍，那些原本肉眼不可见的细胞结构与纹理，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圈状组织。以此为基本造型，他创作了一幅彻底脱离具象竹子的抽象画。这件作品被他视为个人创作脉络中的核心，因为它“通过把中国传统的墨竹一下子放大的方法，推进到一个纯抽象的世界里面去”。

从行为艺术的自我诘问，到《单氏竹谱》的方法重构，再到缓慢之作的时间修行，单凡的“竹界”不断拓展着维度。

“他既将来自西方的艺术经验彻底中国化，又将传统中依然生机勃勃的艺术经验保留于作品中。他以当代的、个人的方式激活传统，使古典符号在当下语境中重获新生。”鲁虹如是评价。

“竹开生面”，不仅是单凡个人艺术的写照，或许也为跨文化语境下的传统再造，提供了一份耐人寻味的样本。



《缓慢之作，彩色竹子》布面油画 2021年



《缓慢之作，七君子图，147小时》
布面油画 2012年



《黑夜修竹》布面油画 2025年



《竹子开花》布面油画 2026年



单凡在展览现场。



现场观众。